

十點見!

「學業、感情、同儕關係、校園霸凌、社會的紛亂、青少年犯罪、老師教導、親子關係，哪裡可以讓我們安頓身心？哪裡是我們的淨土？」

--八年七班李玲於心情札記

7:30 早上遲到的鐘聲響起，46 號李玲的位子空著。

坐在她位子後面的風紀股長吳書偉露出嫌惡的表情：「大小姐又遲到了，現在遲到是連坐責任，這個月她害我們全排不能下課已經第三次了。昨天我氣炸了，把他叫到樓梯間，狠狠的踹他兩腳；已經向她撂下狠話，下次妳再遲到，我就把你狠狠扁一頓、才不管你是男是女呢！」

7:40 李玲位子還是空著。

坐在第三排靠窗的白皓翔不安地回頭看了一眼：「奇怪，已經過了十分鐘了，他遲到也不會這麼離譜吧！」自從上個月和她私下交換了 Line 之後，晚上總是要躲進廁所和她聊個幾分鐘。昨天 Line 她的時候，她說她真不想上學，最後我開玩笑說：「那我陪你翹課好了，明天約去福隆玩如何？」她才回一句：真的、假的啦？我就被老媽的尖叫聲：「白皓翔，你是在廁所生孩子嗎？半小時還不出來！」白皓翔狼狽的逃出廁所了，藏在褲子裡的電話也不知甚麼時候掛斷的。「她，她不會當真了吧！」

7:50 李玲還是沒來。

平時就很嚴肅的溫導，臉上的肌肉全部垮下來、整個嘴型就像個倒過來的 V 字。若有人數學考不到 60 分，溫導就會用無敵誇張的表情加上翻到後腦勺的白眼，誇張的大叫：「喔！這次這麼簡單你還錯，我要昏倒了啦」。昨天李玲數學只考了 20 分。溫導氣急敗壞的在全班面前痛罵了她十分鐘。她那麼蠻不在乎、又心不在焉；被罵了還嘻皮笑臉！溫導忍不住把她趕出教室，但是一轉身上課，她就和後排男生扮鬼臉、玩一二三木頭人、大家哄堂大笑！溫導衝出去狠狠地臭罵他一頓。罵道：「你到底會不會反省哪！」。罵完了溫導就後悔了。今天她沒來，是不是因為昨天的事？現在的學生自尊心都很強，會不會出事了？

8:00 李導打電話給李玲的爸爸。

李玲的爸爸是個民意代表，溫導在電視見過幾次。嗓門很大、草莽性很重。李爸：「甚麼？今天早上是我親自開車送女兒上學的。怎麼可能沒到？我們每天都在校門口 50 公尺外的早餐店門口下車，她買早餐我上班。虧你們還是個明星學校！你們怎麼連個小孩都看不到？現在社會這麼亂，我女兒有個意外，我要你們學校負全責！！」

李爸一說完，溫導還沒來的及答腔，李爸便氣急敗壞地掛了電話。立刻打電話給警政署長：「我的女兒失蹤了」。

8:10 朝會開到一半，李組長在蘇主任旁邊咬了咬耳朵。

溫導、蘇主任、黃主任、陳主任、何主任、校長、組長。所有長字輩的都在事務處的監視錄影畫面前，從李玲爸爸說的到校時間，一格一格的看著畫面。李玲，真的沒有進校門。不知道是事務處的冷氣太冷，還是燈光不夠；所有人都感

覺一陣涼意和不祥的預感：「真的出事了」？

8:20 蘇主任和李組長，到了警察局。

警察局長已經接到了李玲爸爸找署長和市長打來的電話。走進一間房，有一整面牆壁都是顯示器，裡面有七八個警察坐著，旁邊有張李玲放大的照片。一個警察過來和局長咬耳朵：我們正在調學校周邊五百公尺所有監視器，包括便利商店。我們沒有發現女學生，甚至我們沒有看到她下車。局長耳中李爸大吼的：「我親自送她去的，對，我確定！」還在嗡嗡作響。警察局長心裡想著那個住在三個街口外的精神病患、一百公尺外的網咖，總有輟學的中學生流連；一公里外有個性侵犯前幾天才假釋放了出來；一頁一頁的不良分子名單在腦中快速流動，「該不會出事了吧」。豆大的汗珠從臉側滑下，想到治安會報時，市長面目猙獰的對各區局長大吼：你們哪個區再有學生出事，你們就等著被炒魷魚吧!! 原以為我們這區治安最好，何況李玲又是委員的千金，萬一……局長最討厭的就是每次他的萬一都神準，好的不靈，壞事都會成真。

8:30 溫導再撥李玲手機「您的電話無人接聽、請稍後再撥」

8:40 李玲的爸爸打給李玲的媽媽。

「女兒不見了。」「甚麼？甚麼叫不見了」？李玲的媽媽歇斯底里的叫出來！李玲的媽媽是家庭主婦，但是李玲從上了國中功課就不好，只喜歡拿著 IPAD 一筆一筆畫著漫畫人物，漫畫的女生光是眼睛就占了半張臉。李媽每天看聯絡簿臉就發青。無論班上哪一科，分數總落在最後一排。「你沒上班，怎麼連女兒都管不好？」李媽想想自己從來沒有少數落小孩。她看成績也是氣急敗壞，說媽媽連小孩都管不好，昨天盯著她功課寫完到快三點；而且他哥哥我也一樣教呀，哥哥不是也考上建中啦。「妳為什麼不能學學妳哥哥？」前天李玲怒氣沖沖地對著媽媽叫道：「你們就知道哥哥、哥哥、哥哥，家裡沒有我你們才開心嗎？」媽媽打了一個冷顫，嘴裡唸著南無阿彌陀佛，再也不敢想下去。

8:45 蘇主任和溫導沉重地走進教室。

溫導問所有同學：「你們有誰和李玲有聯繫，知道他去哪裡了嗎？」

8:45 「死了」，王曦暗自想著。

王曦和李玲走得很近，假日王曦總是喜歡找李玲出去玩。上周末王曦要李玲騙家裡說要一起去圖書館看書，晚上王曦的乾哥說要王曦幫他慶生，找了幾個不認識的男生一起去唱 KTV。到了 KTV，還有幾個小女生在場，年紀看起來也和她們差不多，但是打扮很時髦，還有化妝。

現場的音樂震耳欲聾，桌上已經杯盤狼藉，女生看起來有些醉意。王曦和李玲都不敢喝酒，乾哥一直向李玲要電話，音樂越來越大聲，房間裡的人接近瘋狂的嘻笑和搖擺。王曦轉頭看見乾哥把一顆藥丸丟進一個女孩的飲料杯裡，還向他眨眨眼。王曦拉著李玲飛也似的逃出 KTV，一邊問李玲：「妳沒有給他電話吧？」李玲最大的毛病，就是不知道怎麼拒絕別人：「有呀！我覺得他還蠻可愛的耶，他說要打給我，約我翹課出去玩！」

「死定了，她一定翹課和他出去玩了」。

8:50 老師還沒進教室，大家都無心自習，開始議論紛紛。

李玲是轉學生，這學期才轉來，以前是念明星學校。為什麼會轉學來的流言不斷，有說是前學校過度體罰、有說是頂撞老師、有說是曠課太多、有說是參加不良幫派、有說是男女朋友難分難捨。傳來傳去，甚麼荒唐的傳說都出來了。因為陌生，在班上已經形成的小團體，對他都有些排斥。

8:50 警察局長撥了李玲爸爸的電話。

「李委員，我們正在清查附近六百隻的監視器，過濾全區十六個里的不良分子，現在所有在勤的警網都出去搜索，休假中的也調回來出勤。您可不可以想一想，您最近有沒有得罪甚麼人？」局長聽到對方電話一聲很大的雜音，應該是李玲爸爸的電話掉到地上。局長很慢很慢的說：「你有沒有接到甚麼奇怪的電話？或者她，有沒有和家人發生爭執？有沒有甚麼日記？書信留下來？是不是離家出走了？」

8:55 李玲的爸爸臉色發白，人整個癱倒在辦公室的大辦公椅上。

包攬工程、關說人事、恐嚇、威脅都是家常便飯。昨天才威脅一家大賣場，強迫採用另一民意代表女兒公司的提案，另一家到場已經得標的廠商就要傾家蕩產，他見到對方眼底露出猙獰的殺氣。得罪？黑白兩道結仇的對象何止是得罪？平常霸氣的意氣風發，現在像是個消了氣的皮球，癱軟在椅子上，手機一如往常的不斷傳來 Line，每響一聲，就牽動他心裡一跳。「報應」兩個字立刻出現在他的腦海。頭上不斷冒汗，雙手卻是冰的。白冰冰前幾天才上電視說當年的故事，他當時還不以為意。李爸顫抖的打給李玲的媽媽，叫他去看看有沒有留甚麼書信。李玲的媽媽已經有些哽咽口吃：「好、好、我去找、我去找。」李玲媽媽腦海浮現的遺書兩字，卻怎麼也說不出口。

9:20 電視新聞快報：「中正區一棟大樓早上發現一名中學女生輕生，身分確認中。」

9:20 警察局長的座車開到李玲爸爸的辦公大樓，接了已經面色發白，站都站不穩的李爸。坐上警車，他也想過哪天會坐上警車，但是從沒想過是這個原因。手機響了，是李玲媽媽：「她的週記本沒有拿，上面寫了些奇奇怪怪的淨土甚麼的……」。接下來，李玲的爸爸一個字也沒聽進去。局長指示司機：「去中正區事故現場」。

9:30 民主日報的記者看到局長攙著面色鐵青的李委員到了刑案現場。

記者想到李委員正好有一個同年齡的女兒，不假思索的就傳回李玲父親在現場的照片和新聞快報的文字：「新北市重量級民意代表女兒疑似輕生」。幾分鐘後，這則新聞快報和照片就出現在電視上。不知道是常在學校走動的家長還是熱心人士，這個消息立刻在校園爆開了。一堂下課後，連班上同學都在交頭接耳。但是一反平常的嘻笑輕浮，在面對這樣的大事，所有人的情緒都嚴肅起來，有的女生已經哭了。

9:35 李玲的父親看到那個孩子：「不是她、不是她。」

李爸看著書包散落一地、用白布蓋著那個年輕的孩子。旁邊的家長聲嘶力竭

的在呼喚，雖然不是李玲，但是他一點點也笑不出來。眼淚一直往下掉，想到自己女兒小時候天真無邪的笑容。

警察局長說：「委員，我先帶你回學校，說不定已經有好消息了」。

9:45

李玲的爸爸、媽媽、警察局長、教育局長，都到學校。李玲的週記攤在桌上，好像大家都在等待最後的審判。先被叫到辦公室的是吳書偉，吳書偉有些手足無措。

蘇主任：「你知道我們為什麼叫你來嗎？」

吳書偉：「我對她態度的確不好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她會這麼受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」。14歲的大男生像闖了滔天大禍，眼淚不聽使喚的流下來。他全盤托出前一天他對李玲那段不守時嚴厲的指責。「李玲自殺是我害的嗎？」

溫導有些錯愕：「李玲沒有自殺，我們找你來，是因為上禮拜我們週記主題是『班上我最喜歡的同學』。李玲寫最喜歡的同學就是你。她說他轉來的那一天，人生地不熟，只有你首先對他伸出友誼的手，幫她領書、幫她抄聯絡簿、提醒她作業和筆記，她說她永遠記得你像俠士一樣燦爛的笑容，和下課後帶回來的汗臭味。我們想，你會不會知道李玲去那裏了？」他搖搖頭，但是也放下心中的自責。李爸小聲的說：「你是說你擔心因為你指責她遲到，所以她不敢到學校來？」

吳書偉：「難道不是嗎？我這樣算霸凌嗎？」

吳書偉想也想不到，平時對她那麼嚴厲，她居然還說他是班上最喜歡的同學，他對她實在太嚴格了！！

李父想到，自己本來就很沒有時間觀念，每次車上李玲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，催他趕快出門，開快一點，他總是蠻不在乎。上個學，遲到幾分鐘有甚麼大不了的？他想不到這樣也會對孩子有壓力。

學校師長有點驚慌，霸凌這個詞太敏感，民意代表很難理性，官員就在現場，門口可能已經有一群記者……。

李父看了看眼前驚慌的孩子：「你這怎麼算呢？你是為了班上的榮譽呀！她會遲到，都是我的錯，我不肯讓她自己上學，自己又不守時。這真的不是你的錯，這是李爸爸的錯，來，眼淚擦乾，回教室吧！」李委員居然也會認錯？為了孩子父母會變成更好的人，學校師長都鬆了一口氣。

9:50 白皓翔不安的走進辦公室：「昨天的約定，她當真了嗎？」

蘇主任問：「你們約在哪裡？」

白皓翔：「她說她很想去福隆看海，好久好久沒去了。」

李父李母互看一眼，以前孩子小的時候，他們每個禮拜六都會出去玩。不是山上、就是海邊。但是自從老大上了國中，功課變重；李父又選上了民意代表，他們假日就再也沒有出門了。連今年約定好了暑假要去日本，因為地方民意代表改選，也臨時又黃牛了。

蘇主任：「你們約幾點？在哪裡？」

白皓翔：「她說10點在福隆火車站，我以為她開玩笑的。」

警察局長立刻交代旁邊的警員，立刻聯絡新北市警察局和鐵路警察局，把李玲的照片傳過去。

溫導拉過白皓翔：「你們，在談戀愛嗎？」

李父和李母都豎著耳朵聽，這個大男孩高大又帥氣，一定是班上的風雲人物，

他正在和女兒談戀愛嗎？怎麼我們一點都不知道？女兒的事，我真的知道的太少了，她怎麼都不和我說呢？交朋友很好呀！還是我都沒有仔細聽？

白皓翔忙著辯解：「沒有沒有，只是她偶而會 Line 我吐吐苦水，我們都有一個功課很好的哥哥，媽媽也都會用哥哥的標準要求我們。所以我們有點同病相憐，我們算是，嗯，閨蜜？」

旁邊蘇主任一口水差點沒噴出來：「喂！現在可不是說笑的時候！」

溫導說：「白皓翔，你把你手機開機，看看李玲有沒有和你聯絡。」

9:55 溫導也說了昨天數學課的事，這會不會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？

李母說：「奇怪，她說她很喜歡數學呀！她說現在的數學老師，比起前個學校的好多了，教得很好又有趣，不像前一個老師教課死刻板板的。昨天晚上一點她還沒睡，她說她要一題題弄懂。昨天考試她是一題卡住了，才考 20 分，她懊惱的要命。她買了一大堆講義，想要在新學期揚眉吐氣呀！昨天晚上到三點，房間燈還亮著呢！」

溫導想著辛苦的孩子，眼眶又紅了。她對老師的要求這麼認真，又給老師這麼高的評價，而她昨天的嬉皮笑臉，看來只是愛面子，要表現自己蠻不在乎，尋求同學的認同而已。

快十點了，蘇主任：「李太太，你不要太擔心，照你說小孩下車的位置，我們交通崗的家長執勤的區域都有 cover 到。今天早上沒有任何的異常，應該不是甚麼意外或者犯罪，您不要往壞處想。」

李爸心裡想，有什麼不滿衝著我來，不要動我孩子！想想自己做過的事，是不是報應來了？

9:58 王曦敲敲門要進來，哭紅的雙眼，說話有點結巴。「天呀，到底還有誰要爆料？」在場的師長心中的 OS。

王曦：「新聞上那個輕生的女生…是李玲嗎？」大家嘆了一口氣，媒體真是害人不淺。

李導：「不是，李玲應該很平安。你知道她有可能去哪裡了嗎？」

王曦一面吸鼻涕，一面擦眼淚說出那天去唱 KTV 的經過：

「我們那天去唱歌之後，我看他們喝酒嗑藥，我嚇壞了，就再也沒有和他們聯繫了。訊息已讀不回。」

蘇主任：「你怎麼認識他們的？」

王曦低著頭小聲說：「是網路上認識的」師長們互看一眼：「又是網路。」

蘇主任：「你有他們的聯絡方式嗎？」王曦點點頭。

蘇主任：「你打個電話過去，問問李玲有沒有和他們聯繫，也問他們在哪裡？」

王曦把電話開機，撥了乾哥的電話，開了擴音。電話響了幾聲，電話響了幾聲，有人回答。

王曦：「喂，乾哥，我是王曦。」

乾哥：「喔，小曦呀，你也要來嗎？」師長們互看一眼，BINGO，也要？誰和他約好了？

王曦：「什麼也要來？對了，李玲有和你聯絡嗎？」

乾哥：「你說那個小公主哦？有阿，我昨天 Line 她，說明天我們要出去玩，他說不要。但是我說要把妳們上次和我們去唱歌的照片貼到你們學校 FB 上，他

就只好答應了。你也要來嗎？

在場的大人都露出嫌惡憤怒的表情，這是恐嚇吧！

王曦裝出興奮的聲音，問道：「你們約哪裡、約幾點？」

乾哥：「約十點，西門捷運站。你要不要來，我可以假裝你哥哥，打電話幫你請假喔！」

警察局長嘆了口氣，十點，又是十點，李玲到底十點約了幾個人呀！

王曦：「老師來了，我要掛電話了」王曦趕快把電話掛斷。

警察局長問王曦：「你有他的照片嗎？」王曦把乾哥照片傳給警察，警察把李玲和乾哥的照片傳給趕赴到西門站的警網。王曦低著頭，知道自己闖禍了。她由衷希望李玲平安無事，雖然和爛乾哥出去很糟，但是總比新聞亂傳的結果好多了。她自己暗暗發誓，再也不在網路上面交不認識的朋友了。

李父看著和自己女兒年紀一樣的自責的同學：我們給他甚麼環境？我們怎麼去處理這些藥物濫用的問題？這些中輟生的又變成了多麼嚴重的社會問題？而學校的這些同學覺得自己犯了錯，也有道德勇氣出來認錯。他想起一個社會新聞：一群孩子去海邊玩，一個孩子落水了，其他孩子很害怕，回家都不敢說。第二天落水的孩子飄在海面上，已經是冰冷的屍體了。是誰把這個學校的孩子教得勇於認錯？

10:00 十點了，大家都在等警網傳來的好消息。

溫導握著李媽的手，兩個媽媽都知道彼此的擔心。溫導還安慰媽媽，找到孩子，不要太責備他；請個假，學校也不會有甚麼太嚴重的處分的。

大家現在都想：「如果李玲只是逃課出去玩，這應該是相對最好的答案吧！」

「責備？」經過一個早上的折騰，李爸和李媽只想好好抱抱女兒！

先是新北市警網先傳來消息：福隆車站沒有看到李玲的蹤影，幾個車站也沒有看到她買車票去福隆。

接著是台北市警局傳回來訊息：在西門捷運站，有攔檢到乾哥和一群中輟青少年，身上搜出了一批搖頭丸和安非他命。還有幾個還是帶著案底的通緝犯，已經全部帶回西門派出所作筆錄了。

可是，李玲根本沒有出現。沒有去福隆赴約、也沒去西門。所有的線索又斷了，她人到底去哪了？有誰知道她去哪裡了？

10:25 第三堂課鐘響

八年七班同學，有的在擦眼淚，平時吵鬧的男生，也安靜的在位子上。多愁善感的女同學摺了紙鶴和卡片放在李玲的位子上，有幾個人還在議論紛紛的時候。

這時，李玲像個幽靈一樣飄進教室，好像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。她把書包放下來，打開書包，拿出英文課本，準備上課。

一個女生大叫：「你、你、你、你從哪裡冒出來的？你不是死了嗎？」

吳書偉從椅子上彈出來，衝下辦公室。上氣不接下氣，用他一貫的大嗓門、對所有滿臉愁雲慘霧的師長說道：「李玲在教室！！」

李爸李媽先到教室，一看到李玲，李媽衝進教室，不管外籍英文老師和所有同學異樣的眼光，又哭又笑的一把抱住李玲，大叫：「我的寶貝女兒呀！」

李玲一臉尷尬錯愕，把媽媽推開：「你神經喔，你到學校幹嘛？」然後李玲看到李爸就站在門外，還有一群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人都看著她，還有一群穿警察

制服的。「慘了，這下代誌大條了。」

10:30 溫導先把李玲叫出教室。

溫導和媽媽一起確定早上李玲有沒有遇到壞人，有沒有被人欺負。兩個人聽了李玲的回答，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，然後溫導叫李玲先回去上課。

10:35 大隊人馬移師到三樓的大會議室，全部的人臉上都是問號

溫導說：「對不起讓大家擔心了。李玲說：早上爸爸送他去上學，她因為昨天作業寫太晚、太累了，就在車上睡著了。爸爸以為她下車了，就把車開回爸爸辦公室停車場。她十點鐘一覺醒來，發現遲到了，就趕快搭計程車來學校。」

「啊，就這樣？」「是，就這樣。」

「又是十點，那她和人家約好的十點呢？」「她本來就知道乾哥不是善類，本來就沒有赴約；和那位「閨蜜」約去福隆，也只是下了課的白日夢。」

這一個早上勞師動眾，擔心受怕。整個台北市怕沒有整個脫了一層皮，原來只是個誤會？簡直可以上卡其諾狂新聞的情節，居然真的發生了。真是沒有最狂，只有更狂。

李爸臉上一陣紅一陣白，一開始頤指氣使的霸氣完全不見了。見過大風大浪的他，像個小孩似的手足無措，不斷的向在場的警官、官員、校長、主任、老師鞠躬道歉，把腰彎的都要貼到別人手上了。「抱歉抱歉，謝謝謝謝」。

「孩子平安就好、孩子平安就好」。雖然是誤會一場，但是也不忍苛責。李爸低著頭，彎著腰，擦著臉上的汗水時，也把眼睛的淚水擦掉。他今天早上可是撿回一個女兒呀！！

事情好像就這麼過去了，當然，李玲在班上同學沒有放過她。同學改叫她「玲爺」，說她的狂度可以和「超過一百分」的寬爺相提並論；也有同學把她座號改成087，「林北七，這個號碼最適合她了」。她立刻在班上變成人氣王，她走到哪裡都有人對她微笑，每個同學和家長看到她都會說：「阿，你就是那個那個……」然後露出會心的微笑。

但是，學校外還有事情在悄悄進行。李爸在議會質詢時講了這個故事。要求警局清查所有校園附近的不良分子，對於毒品和藥物的氾濫和年輕化，加強娛樂場所的臨檢。也要求教育單位清查所有的中輟生就學和就業的狀況，提醒網路交友的危險性；所有學校每天都有警察巡邏，校園的笑聲就更大聲了。

最好笑的是：家長輪值交通崗時，組長都會細心的交代：家長開車送小孩在路邊停車時，不要突然開門，還在睡覺的小孩會滾下來。但是停車都沒小孩下車，也要拍拍門叫醒小孩，不要又載走了。

老師若是發現同學遲到，或是沒來。打電話給家長時，先不要報警，請他先看看後座有沒有小孩。

知道自己成為女生心目中最喜歡的同學的吳書偉，從此對李玲更是彬彬有禮，和她講話還害羞得臉紅。連冷面的溫導，上她們班的課時，臉上的線條也柔和很多，更常誇張的說「阿我昏倒了啦」。各位老師不斷的拿這件事取笑，也變成班上笑點最低的笑料。同學們感情更好，連成績都進步了。

「之前，我好像做了一個惡夢，夢到自己被困住了。但是一覺醒來，發現我想要找的淨土，就在我每天待的最久的地方。」

--八年七班李玲於心情札記

這次烏龍事件落幕後，一切歸於平靜，什麼事好像都沒變，好像什麼都變了，穿梭時空到另外一個平行時空。

她還是被當作需要輔導學生，要定時去輔導中心報到。她走進門口貼著「請聽、我說」的輔導中心，坐下和老師閒聊了一下熱舞比賽和男生八卦。李玲告訴老師：這個禮拜六、日，全班要去福隆班遊露營，這麼熱門的場地，是爸爸去「拜託」人家「喬」出來的。有時，惡勢力還是有他的用途。媽媽再也不拿她和哥哥比較，爸爸和人家吵架的次數也少了。

「你覺得妳在前一個國中的生活怎麼樣？」

「我好像進了一個沒有出口的房間，房間四週都是尖刺，我沒有動，尖刺就越來越突出來，慢慢房間空間越來越小，我也不斷被刺到，後來連動都不敢動，還是遍體鱗傷。同學和媽媽只計較分數，老師上課教我們寫考卷，不會就要自己出去補習，學校的術科和社團都是騙人的。課都被借去考試，同學勾心鬥角，跟不上就自暴自棄。那是哥哥學校，也是台北升學第一名的學校。但是我每天上學時我都在想：老天爺呀！今天來個颱風吧！今天來個地震吧！今天來個飛彈吧！打仗我也不在乎，或者生個病吧！只要不要去學校。」

「有一天，我生病沒有去上學。在學校對面的診所看病，看完病我和媽媽坐在學校門口等爸爸來接。聽見校園裡震耳欲聾的笑聲，這個學校怎麼這麼不一樣呀！我回去就告訴爸爸我一定要轉學。」

「後來到了這個學校，有什麼差別呢？你知道這個也是升學的明星學校吧。」

「這學校很不一樣，同學們很友善，老師很嚴格但是我們知道他們很認真，有些刺很奇妙就消失了。」

「那現在呢？還有刺嗎？」

她微笑眼神瞄了一下窗外：「有的刺、當然還在，可是找到出口，換個房間，它們只要原地不動，我和他們敬而遠之，也就刺不到我了。」

她一轉頭看到老師眼底閃過一個了解眼神，鐘聲也響了，老師一如往常的催他去上課。轉身打開房門，原來天空還有的一點的陰霾也消失了。耳邊傳來校歌的最後一句。她趕緊上樓，老張的課可不能遲到呀！

回到位子，老師還沒來。「閨蜜」白皓翔走過來悄悄的在她耳邊說：「我就跟你說，這招使出來，包中！你看，靈吧。」